

人间乐



下册

古里果
GULIGUO
作品
WORKS

我的极乐，是火的涅槃。

作家出版社



第七章

人之初

时间回到1849年，道光二十九年，即日本嘉永二年。

四月的阳光和煦。光斑闪烁在河面上，挂在树叶间，流淌在琉璃瓦片上，却并不刺眼。几艘渔船从胭脂桥下穿过，桥上一行和尚井然有序地经过，朝码头的方向走去。这群穿着土黄色僧袍、蓝面白底布鞋的和尚，都来自苏镇外青山上的寒清寺。他们中领头的年长者，长了一张严肃却仁慈的脸，这正是寒清寺的方丈，莲生。在他身后是年龄不一的弟子，光溜溜的头颅在烈日下闪闪发亮。若是细看，会发现这些弟子头顶都有个数不同的浅白色香疤。少则两三个，多则七八个。跟在最后的和尚年仅十七岁，和前面的和尚保持着一截不远不近的距离，貌似无意的刻意。他闲庭信步地走着，长得倒是眉清目秀，尤其那双细长的上扬的丹凤眼，看起来充满神秘，但合在脸上一起看，又显得柔和极了。唯独这小和尚的头顶，只有一颗香戒。

码头边上，一艘挂着佛教莲花标志的木帆船夹杂在船只中，顾盼等候着。僧人们依次上了船。很快，桅杆上的风帆被吹得胀鼓鼓的，如同阔气的旗帜。一天一夜过后，帆船终于驶出了胭脂河，进入更加

广阔的海域。蔚蓝色的海面之下，突然快速地游窜来一大片阴影，变换出各种形状，仿佛一块移动的阴影。

“是鱼群！”一个和尚惊呼着。

其余的和尚一起围拢在栏杆边，各抒己见。这个说像雄鹰，那个说像牛羊，好不热闹。唯独最小的和尚对此毫无兴趣，他悄悄上了台阶，登到舱顶的甲板上。这是木帆船的最高点，他羸弱的身板矗立在海风中，微微眯起的双眼，像刻在脸上的两条细长的沟壑。许是听到头顶木板上的脚步声，莲生从船舱里出来，也登上了甲板。一见弟子们正嘻哈闹腾，生气地用禅杖击打着木板，发出咚咚声响——和尚们顿时静下来。

“你们在吵什么？”

“师父，刚才来了一大群鱼，变换出各种形状，我们正在讨论那团黑影像什么。”两个戒疤抢着回答，他身材敦实，额头、两颊圆润饱满，鼻头也肉乎。虽然因为长相最不像和尚，时常被其他弟子嫌弃，却颇得莲生欢心。他说，这弟子长着一张喜相的脸，能给人带来好运。

“师父，一条鱼只有自己的形状，万千条却可以有世间万物的形状。”嘴角长了颗黑痣的八个戒疤说。

莲生走过去，半扶着栏杆，眺望大海——海面风平浪静，一条鱼都看不到，更别说一大群了。他捋了把胡子，问弟子：“你们谁能找出一条鱼来？”

众弟子瞅着宁静的海面，面面相觑地摇头。

“是呀，这海面下一条鱼是很难发现的。就像人们身上细微的缺点，总是会被忽略。可是，这细节的力量与美，又有多少人能懂

呢？”莲生发出长叹。

正在这时，又听到弟子们发出欢呼。就在甲板的正前方，又游来了一大群鱼，黑色影子贴着海面，快速地涌动变化着。莲生见甲板上有一颗干豌豆，这定是从船上的粮食袋子里掉落出来的。他弯腰捡起来，站在栏杆边上，朝着那鱼群扔过去。须臾之间，那一大片黑暗的影子，立即从微小的一个点上分开，四散游窜，很快整个鱼群四分五裂，那壮观的景象一去不复返。弟子们唏嘘不已，不明白师父为什么要打散鱼群。

“弟子们，这巨大的鱼群，被师父捡起的一颗豌豆就打散了。我只是想告诉你们一个道理，细节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，却也正是一切美好与疏漏的根源所在。你们只有明白了细节的重要，完善自身细节，观察万物的细节之美，才能成为‘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’的人。”

“徒弟受教了！”八个戒疤说。

其他三个、五个、六个戒疤便一起将师兄的话重复了一遍。

莲生——看过弟子，发现少了一个。眼睛搜寻了一遍，在甲板的桅杆旁发现了小和尚。他拄着禅杖登上舱顶，怜爱地问：“善忍，为何不下来与师兄们一起？”

“师父，不知为何，弟子每每处身热闹之中，都感觉到更深的孤独。”

莲生叹口气，摸了摸他的头。新长出来的一层头发很扎手，像一只新生的柔软的刺猬。这小沙弥哪里都与众不同，连头发都比其他和尚长得快。寺里和尚半月剃发一次，唯独这小和尚不出十天就长成一层黛青色。

“又该剃头了。”

闻言善忍也伸手摸头，果然扎手得很，他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这法号善忍的小沙弥，看似老实木讷又不善言辞，实则聪慧无比。他平日沉默寡言，却对医术有所研究。有回寺里一位师兄睡觉时被房梁上窜下来的蛇咬伤，寺里大小僧众一筹莫展，只有善忍一声不吭地顶着黑夜出了寺，不多时一身稀泥风尘仆仆地回来了，手里紧握着一把野草。兀自分开众人，来到床榻边，在众人惊诧的眼神中，将一把野草塞进嘴里、大口咀嚼，如同牛羊吃鲜草。再啐出稀烂黏稠的一坨深绿色，往伤口上一敷，先前还痛得呻吟不止的师兄，顿时不喊了。又把那剩下的草药敷了几天，就神气活现地下床诵经了。从这之后，但凡寺庙里有人生病，都请他来。他年纪轻轻把脉问诊却老练娴熟，言语不多，看完病写下药方，寺里僧人抓来这药，不论口服还是敷贴，定能药到病除。

善忍三月份来寒清寺出家，到现在七月份出海东渡，半年不足，是莲生带去的弟子里时日最短的。寺里有大德的僧人为数不少，个个比善忍修行高，莲生却从打定主意东渡那日起，第一个定下的名额就是他。他说服僧众就一句话：两国民间佛事交流乃寒清寺一大盛事，东渡日本，路途遥远，旦夕祸福，变幻无常，要有个懂医的。

僧众都信服了。唯独莲生自己心里清楚，他对这小弟子是有偏爱的——这偏爱从他给他落第一颗清心戒开始。

是年三月，胭脂河两岸的油菜花开得金灿灿的，引来一大群蝴蝶、蜜蜂，寒清寺也飞进来不少。有天寺里的和尚像往常一样，一早在佛前点燃明灯，供奉上香花。打开寺门迎客时却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——台阶上跪着个年轻少年，面色苍白，头发被露水染成霜白色，

一看就是在这门口等候了一宿。

刚好这个和尚年纪也不大，上月才由方丈莲生落下第二颗香戒。寺里每年都会遇见好多个上山出家的男人，也有穷人家揭不开锅送上山来的孩子，以求个生路。像这样在寺院门口跪着睡过去的还是头一回遇见。和尚绕到少年身后，扯过一棵小草，拿叶尖在那少年鼻子上碰了碰，他打了一个大喷嚏，顿时醒了。和尚问：“你在这里睡着做什么？”

“师父，我来出家的。”他恭敬地说。

和尚见他态度诚恳，将他领去了佛堂大殿等候着。

这年轻人进入大殿见到佛像，便跪在莲花垫子前，不起了。莲生大师赶到时，远远看见他跪在佛前的背影。瘦瘦的身板，肩膀微颤，像是压了天大的心事快垮塌似的。

“这位施主，年纪轻轻为何要出家？”

年轻男子听到声音，睁开细长的丹凤眼，看着莲生，道：“我孤苦一人，举目无亲，想了断红尘。”

“你家人呢？”

“死了。”

那天不知是阳光还是佛像的金光辉映的，这少年眼底闪着锐利的光，像是有细小的闪电窸窣作响。莲生当即一惊，有佛缘的人目光是柔和的，佛缘越深越柔和，有些甚至如同映入一弯明月般宁静。这年轻人显然生来就不属于佛家。他道：“你太年轻了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施主请回去吧！”

“我回哪里？”

“从哪里来，回哪里去。”

莲生踱步到佛像前，点燃三炷香，正欲将手中的香插入香炉，却听见少年说：“师父，我这就走，回去只求速死……”莲生一怔，三支燃烧的香同时折断，跌落在地面。他大惊失色地退后一步，当即跪下，朝着佛像三磕头。站起来时，莲生长叹一口气，朝那哭泣的少年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马竹。”

“你孤苦伶仃一个人，之前如何谋生的？”

“先前爹娘开了药铺，济世救民。不料突遇变故，附近百姓感激我爹娘，故而待我不薄。”

莲生心软下来。

“出了什么巨变？”

小年轻紧咬嘴唇一声不吭，只有眼泪从血红的眼眶里落下。

“罢了，你便在寺里待着吧！受戒赐号的事情暂缓，容我再观察些时日！”莲生无奈地摇头，喊来小和尚吩咐道：“带他去剃发更衣。”

马竹磕头谢过，跟着小和尚出去了。从此，这寺里就多了个扫地僧，见到佛像就磕头朝拜，见到寺里僧众就双手合十，颌首行礼。行为端正、勤快利落，就是如同哑巴，从不多说半字。干完活，没事做也不像别的和尚参与一些下棋、绘画的娱乐，总是闷声不响地在半山开垦出来的地里打转。寺里上下哪里长着什么草木花朵，他比谁都清楚。渐渐地寺里的植物无法满足他，他又溜到寺外，经常一身灰头土脸地回来。

僧众们一开始都觉得这小和尚行为怪异，直到一位师兄被蛇咬伤，他用采摘的草药救下，僧众们方才对他刮目相看。于是，谁有点

伤风感冒、磕碰咬伤尽去找他。莲生见他对医术颇有天赋，又安排他去藏书阁干活儿，里面不少医书。这可是合乎他心意的活儿，日日夜夜秉烛苦读，吃住都在藏经阁。

四月里，一批表现合格的和尚正式受戒。莲生叫人去藏书阁把马竹叫来，语重心长地问：“你入寺很短，但很多师兄都受过你的恩惠。受戒时你也来吧，总不能连个名号也没有。喊俗家名字实为不妥，但愿你能收敛怨恨，去嗔心怨念，长善心！”

“弟子谨记在心！”马竹道。

佛堂正厅的莲花垫子上依次跪着这次要受戒的和尚。师兄们依次在受戒者光溜溜的头顶确定戒疤位置，再用艾绒拧成的小团放上去。殿堂沉香弥漫，敲打木鱼的声音连续不断地响起，莲生大师手持点燃的香蜡——受戒燃疤正式开始！僧众们双手合十，嘴里一起唱着“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——”，这声音汇集到一起，在佛香缭绕的殿堂回荡，如同佛祖降临，神圣感油然而生。

第一个受戒的和尚在艾绒燃烧到接近头皮时，先是抽搐不止，当头皮也开始刺刺燃烧时，他嘴里的诵经声变成了时断时续的哭声。第二个受戒的和尚苦苦支撑到艾绒燃进头皮，快熄灭时忍无可忍地号叫起来。

.....

莲生来到闭目念经的马竹面前，轻轻问：“你准备好了吗？”

马竹点头。

莲生手里的燃烧的香烛落在他头顶唯一的艾绒团上，火苗燃烧过的艾绒形成灰白色，灰白色越多，火苗越接近头皮。马竹嘴里轻松地默念着“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——”，就好像是和往日念经一样，

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。火苗触到头皮，空气里隐约飘来缕缕烧焦的肉香。

马竹嘴里的念经声戛然止住——莲生下意识地低头一看——这和尚紧闭的眼睛突然睁开，脸上浮现依稀笑容，七分邪气三分佛性。莲生吃惊地看着他，他主持受戒燃疤无数次，从未见过这样的弟子。他内心为之触动，那隐隐的担忧又增加了几分。

“马竹，你以后就叫善忍吧！”

“谢过师父！”

“你可知其中含义？”

“回师父，善生善，以善治恶。忍，心上刀，能也，耐也。师父是让我一心向佛，发扬善心，忍一切不能忍，灭凡心欲念，慈悲为怀，普度众生！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——”

善忍磕头三拜，佛光照亮他的泪水，好像从淤泥里正发芽的一株幼小莲花。后来的莲生，但凡想起善忍燃疤受戒那一刻隐忍的眼泪，就忍不住心生怜悯。到他发觉时，那怜悯已根深蒂固，形成偏好。

几艘渔船远远地驶来，不知哪艘船上飘来女人高唱的打鱼歌。海鸟贴着海面飞去，消失在碧海蓝天中。善忍的目光落在远处的打鱼船上。那歌声被海风吹得断断续续、不清不楚的，偶尔一句完整的飘来，像是夜莺在啼叫。

不一会儿，这几艘渔船驶近了。其中一艘渔船的船头，坐着位年轻的姑娘，见到船上都是和尚，许是觉得稀奇，歌也不唱了。她身着茶色棉纱素衣，及腰的黑发随飞舞着，散发着华丽的光泽感。她看起来有种宁静婉约的美。

凡心未灭的善忍多看了她几眼。姑娘看见船上的和尚，大概是觉得好奇，也多望了几眼。

两艘船擦肩而过，姑娘的目光一扫过船上的和尚。她扫过善忍时，他红了脸。直到两只船的距离拉大到看不见，善忍还望着那条船消失的方向，那个少女淡淡哀伤的神情，令他意犹未尽。

二

转眼间，船已经在海上航行了半月。微波粼粼的海面倒映着蓝天白云，偶尔远远地看见露出一截巨大的岩石和珊瑚礁，栖息着密匝匝的海鸟。

饮用水和食物船舱里储存得并不多，除了大米、干豌豆、胡豆、地瓜、土豆等能长久置放的主粮，佐菜就只有腌菜和豆瓣酱。全部食物大约够船上一共十三人省着吃上三月，但路途遥远，因此掌管饮食的和尚总是每餐定时定量发放。在深桶铁锅里做好，分到每个僧人的钵盂里，跟饲养员喂猪一样，每人一勺。莲生年纪大，火头僧总会多留些给他，有时候是一个煮熟的土豆、地瓜，有时候是一碗粥。善忍食量大，自打出海以来就没真正吃饱过，饿极了时，见到海面漂着的海带，海水里涮几下，捞起来就生吃。

这间储藏室在船舱的中间，仅开了一扇小门，像分割线似的把师父和徒弟的房间隔开。朝着船头那边是大小两间船舱，大的那间几个师兄住，小的一间住着善忍和两个戒疤的和尚。莲生师父这样分开自有他的用意，几个师兄修佛多年，行为规矩端正，彬彬有礼反倒形成

疏陌气场。善忍灵气逼人，野性未驯，两个戒疤愚钝憨厚，这两者在一起互补似的相宜。

莲生分好房间，才察觉自己对这小弟子委实偏爱，既想驯化他又生怕伤了他天赐的灵气。朝船尾那边是莲生自己的房间，他老了，什么都看透彻了，只想求个清静地儿。

这天，善忍正半蹲在储藏室里悄悄吃着生海带，狭窄的木门打开了。莲生师父探出半身进来，把一颗煮熟的土豆塞进他手里。“少吃点这些，这茫茫大海可找不到草药，病了如何是好。”

说完那半个身子又钻了出去。

善忍双手握着带着师父体温的土豆，眼眶湿湿的。他猫腰来到门口，探出半个脸目送师父的背影，却突而闻到一股烤鱼的焦香气味，这是前世的马竹最爱的食物。马竹家世代居住在苏镇附近的小渔村，顿顿少不了鱼肉。他天生就好这一口，在水乡，好些渔家捕鱼都不留着吃，尤其经常出海的船户，大海上尽吃鱼，早就吃腻了。马竹家世代行医不捕鱼，但马竹娘天天都会做鱼吃，煎炸烧烤百吃不腻。尤其做的烤鱼，简直堪称一绝，撒上点盐巴，涂抹一层自制的豆瓣酱，烤好了再撒上大把葱花、蒜末，光闻着就垂涎三尺。

这不知从何处飘来的烤鱼味，这气味虽不如记忆中娘做的，可对饥肠辘辘的新和尚善忍来说，仍是不小的诱惑。自从入了空门，他就没沾过荤腥，好在他之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身心准备。今儿若不是肚子太饿，他亦不会被马竹肚子裡的馋虫影响。

善忍哈喇子流了满嘴，刚吞咽下去，又流了出去。他毫无滋味地囫圇吞下土豆，对鱼肉的好味道想念更甚了。等那香味好不容易散尽时，他肚皮被口水撑得个圆滚滚的，精神劲头也有了。他弓腰从小木

门钻出去，穿过走廊，上了甲板。师兄们正沿着栏杆溜儿打坐着，像往常在寺院一样诵经念佛。

善忍轻手轻脚走到末尾，盘腿坐下，跟着念起佛经。

就在这时，那烤鱼的香味又窜了出来。善忍吞咽着口水，斜睨了一眼旁边两颗戒疤的师兄，他正吞咽着口水。再看五个戒疤的师兄，喉咙倒是纹丝不动，但肚子却咕噜叫唤着。于是他轻轻抬起半边屁股，佯装放了个连环屁，还故意皱了皱鼻子似乎真闻到臭味儿。

善忍极力憋着笑，却还是听到笑声。难道是前世的马竹不受控自己笑出声了？再一听，这声音是从船侧发出来的。他好奇地站起来，两个戒疤和五个戒疤也站了起来。其他三个、六个、八个戒疤统统站了起来。

八个戒疤是这群和尚中资格最老、修行最高的，也是莲生的大弟子。他扶着栏杆眺望着，其他师弟跟着在他旁边站成一溜儿。

“是出海的渔船，他们居然可以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打鱼……”两个戒疤比善忍大不了多少，却童心未泯，看啥都觉得稀奇。

“好像是前些日子见到的那几艘，难不成他们一直跟着咱们？”

先前把肚皮叫当成打屁声的五个戒疤说。

“他们跟着我们干啥，我们要财没财，要色没色——他们就是出海打鱼，凑巧和我们顺路吧。”颇有威望的八个戒疤说完，其他人都闭嘴了。

远处的渔船朝着他们的方向驶来，这次善忍看出是故意的，很快五艘船陆续在他们咫尺开外停下。善忍在光膀子的男人堆里寻找着那个年轻女人，却连个影子都没发现。但他很快惊讶地发现，每条船的甲板上都铺了厚厚的鱼，白花花的鱼肚皮发出皑皑白光，像是铺了层

厚厚的积雪。男人们黝黑健壮的身体上沾满鳞片，光照任何地方都会毫无预料地闪光。

和尚们向着甲板上垂死的生命，集体合掌，念起经文。

“小和尚，咱们有缘又见面啦！”最近那条渔船上的男子扯开喉咙吆喝着，晃动着手里烤好的鱼肉。

“南无阿弥陀佛——”

和尚们像看淫秽脏物似的闭上眼睛，喉咙却自行吞咽着口水。

“这次出海大丰收，比往常多打了几倍的鱼。菩萨保佑啊——师父们，吃烤鱼不？给你们一些，这儿多着哩！”后面渔船上的男人坏笑着起哄吆喝着。

船尾掌舵的七个戒疤听不下去了，他愤然地转换了方向。大风吹来，桅杆上风帆鼓鼓的，速度顿时快了几倍，不多时就和那些渔船拉开了距离。八个戒疤率先在船头的甲板上打坐诵经。其余的也都盘腿坐下，排成和先前秩序相同的一长溜儿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。

善忍不管他们，兀自爬上舱顶，扶着栏杆眺望着越发渺小的渔船。他惊喜地发现落在最后的渔船上，那个女人的身影又出现了。她正靠着窗边，头发被海风吹得飘来荡去，像是挂在船上的一株野生海带。善忍顿觉肚皮里痉挛着难受，先前吃下去的海带仿佛活了过来，试图从他喉咙里长出来。他不停吞咽着口水，直到视线里的渔船载着“海带”消失在海平线上，他肚皮才老实下来，却又有点想上茅厕的意思。

他走下船舱，却无意间发现贴着海面的水里，闪烁着奇异蓝光。他顿时忘了上茅厕，趴在栏杆上凑近看。这一看不得了，又接连着发现好几簇蓝光，明灭不定的，犹如水下的鬼火。善忍跑到仓房捡了块

火柴朝着那蓝光扔去，这些发光体迅速沉了下去——原来这些都是海里的水生物——陆地上有发光的萤火虫，海里也有发光的萤火鱼。

善忍站在栏杆边兴趣盎然地观察起来。过了会儿，几簇幽暗的光团又悄悄浮了上来。不远处，一群不知名的鱼儿快速地游来，偶尔几条腾空跃出海面，又重重落下去。海天交界处，阳光逐渐收拢，几朵乌云穿过暮色里色彩斑斓的云霞，投射下几个圆柱形的巨大光束，美轮美奂。

三

海上的黑夜暗无天日的漫长，木帆船跟着海浪拍打的波纹晃动，如同巨大的摇篮。隔壁传来师兄们时断时续的鼾声，两个戒疤的和尚在善忍对面的木床上睡着了，他厚实的肚皮起起伏伏，投影在墙壁上的阴影活像等待吃食的蟾蜍。

善忍调整成和师兄一样的节奏，枕着他的呼吸入睡。渐渐地身体飘飘然了，做起了梦。迷糊中仿佛又回到了熟悉的小渔村，天微亮，分不清是暮色还是黎明。他停在一座大宅院门口，高墙里隐约飘来女人的歌声。他喊了声青梅，歌声立即戛然而止。万籁俱寂中，一群黑压压的乌鸦贴着他头顶飞过，为首的大乌鸦抓着一个女人，那女人在喊：竹马，竹马。

这世上竹马是青梅喊的，马竹是大家喊的；青梅是马竹喊的，梅青才是大家喊的。这事说来怪得很，小渔村有两户门对门、院对院的好邻居。马家行医济世，梅家打猎为生。平日里，谁做了好吃的，定

给对面的捎去些；谁家来了客人办个事，对面的定是搬来桌椅碗筷，主人家似的张罗招呼。虽是邻居，处得却胜过亲人。

那一年，马家的女人怀孕了，喜讯传到梅家，没几日梅家的女人也怀上了。两个男人忙前忙后，照顾着肚子日渐增大的两孕妇。马家的男人熬了安胎汤药，定是两碗。梅家的男人上山打了野味，烧好了也定是分成两份，趁热端去。两孕妇的肚皮几乎一起隆起，那隆起的速度和大小都如出一辙。

快临盆了，马家的女人说：妹子，咱们两家这么好，索性就亲上加亲。若咱们生的刚好是闺女和儿子，就结成亲家。

梅家女人欢喜地接着说：若都生了女儿就义结金兰，是儿子就拜把兄弟。

过了一个月，马家女人一大早产下个大胖小子，名字还没起好。当天傍晚，对过梅家的院子跟着传来婴儿啼哭声。两个男人互相报喜，这边是儿子，那边正好是闺女。名字也一拍即合，男孩的爹爹姓马，取名马竹，倒过来就是竹马。那边的闺女姓梅，取名梅青，倒过来青梅。合起来，青梅竹马，百年好合。

马竹的爹娘把梅青早就当成了自家儿媳妇，对面的梅青爹娘也早把马竹当成了自家姑爷。渔村小得很，突然多出这样一对天造地设的小人，邻里乡亲的经常拿他俩开玩笑。两家大人也不介意，随他们说去。长到八九岁，便能听出大人们调侃中，带有的某种特殊而神秘的东西。那时的马竹不知道天造地设是啥意思，梅青也不懂牛郎织女是何人。大人们说，就是要成婚，吃饭穿衣都在一起的意思。再有些人说得更坦白——呐，是要一起睡觉的意思哩。

马竹一听，说：晚上不分开才好哩，那我们早点结婚吧？